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九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四十九

帝王部十 登庸 創業 應運 祥瑞 福祿

登庸一

原帝王世紀曰少昊姬姓也降居江水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 又曰顓頊有聖德父昌意雖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

登帝位呂氏春秋曰帝顓頊生自若水宕處空桑乃登帝位　又曰帝嚳姬姓也有聖德十五而佐顓頊三十而登帝位都亳　又曰帝堯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為諸侯身長十尺嘗夢天上之故年二十而登帝位　尚書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咨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

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尚書大禹謨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從舜初授帝政事奉行之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史記曰高祖與諸侯兵共擊項羽項羽敗而走使騎將灌嬰追殺羽東城正月諸侯尊漢王為皇帝　又曰孝文皇帝初立為代王都中都高后崩呂産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張武等議願大王稱疾以無往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議皆非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廼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

傳詣長安馳入代邸代王西向讓者三遂即天子位
漢書曰霍光廢昌邑王賀奏遣宗正德至尚冠里舍洗
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封為
陽武侯羣臣上璽綬即皇帝位　晉中興書曰愍帝為
劉粲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尊
號帝固讓百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邪王
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返國羣臣不敢復逼
乃求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愍帝崩於平陽百僚吏

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　沈約宋書曰孝武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兇弒逆舉義兵克定京邑乃踐帝位　增冊府元龜曰唐太宗文皇帝武德元年封秦王九年立為太子高祖手詔司空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有司擇日宜速聞奏太宗沖讓不敢奉詔朝於西宮面奏曰堯舜雖有至德有禪授之事然親攬庶政並經百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有四海始有十載臣望陛下遵堯舜之道以百姓為心高祖曰

吾思此事已熟懷之已久故欲怡神以養生不欲矯情以從物若乃飾仁義務智能勞神以施號令疲形以行賞罰此矯情從物非吾心之所取也吾今方以道攝生養性故脫屣於汝豈可嬰吾以負重哉太宗固讓弗許遂即位於東宮顯德殿 又曰唐睿宗延和元年彗星從西方經軒轅入太微至於大角數日乃滅睿宗以為革舊布新之象冊太子為皇帝受冊悲涕左右莫不感動又奉冊睿宗為太上皇皇帝聽朝於武德殿上皇稱

朕有命稱誥皇帝稱予有命稱制五日一朝於上皇太極殿唐明皇

又曰唐肅宗明皇帝第三子開元二十六年立為皇太子天寶十五載安禄山犯長安明皇幸蜀將發馬嵬百姓數百人遮道攀附明皇遲留久之乃命皇太子殿後宣諭百姓百姓因請皇太子留高力士馳告明皇明皇曰是天啟也乃命後軍及飛龍廄馬與東宫内人等留太子因宣口敕謂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等善輔導之太子既至靈武羣臣請遵馬嵬傳

言之命勸進以七月甲子即位　通鑑曰周恭帝元年鎮定二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㸃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卯發汴京是夕次陳橋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㸃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逼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披衣未及對黄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擁逼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

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整隊而行入仁和門秋毫無犯遂奉匡胤入宮名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庭北面拜受乃升殿即皇帝位國號宋　金史太祖本紀曰元年正月壬申羣臣奉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賓鐵

為號取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顔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　金太宗本紀曰太祖崩羣臣固請太宗正帝位不許諸弟以赭袍被體寘璽懷中遂即帝位　元史曰太祖建九斿白旗即位於斡難河之源　名山藏曰明太祖為吳王時元年十二月癸巳羣臣勸進吳王辭固請固郤之明日又請許之甲子祭告上帝皇祇於新宫曰天命真人來自沙漠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天下紛爭於豪傑惟帝

錫臣英賢遂戡定之今輿地周迴二萬里臣下曰生民無主必推臣帝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是用以明年正月四日設壇鍾山之陽惟帝祇之簡在如臣可君祭日天澄氣和臣若不可當示異焉　又曰明成祖兵入金川門諸王羣臣請即天子位三勸進乃謁孝陵欷歔感慕攬轡回營諸王羣臣備法駕奉寶璽道迎遮擁登輦軍卒耆老萬衆夾道拜頫歡呼稱萬歲遂即位

登庸二

增撫運　乘時唐舊禮制曰高祖撫運應期創業垂統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　御天　立極上見乘時注　詩經立我烝民莫非爾極　嗣器　傳歸宋太宗即位制曰王者繼統承祧所以嗣神器也　宋英宗即位制曰烝民之生置君為之司牧神器之重有子所以傳歸

凝旒　執契唐李嶠元日朝賀表曰凝旒而天啟其門　老子曰聖人執左契　唐太宗詩執契靜三邊　靈圖　寶業文選彈王源文曰秉靈圖而非泰註靈圖天子位也　謝朓齊后哀冊文曰家臻寶業身嗣昌暉　履至尊　登大寶賈誼過秦論曰履至尊而制六合　易經聖人之大寶曰位　陟帝位　總朕師舜典曰汝陟帝位　大禹謨曰汝惟不怠總朕師　承天心　正王位前漢谷永傳曰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承天心

易渙卦曰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一民心　承天歷干寶晉武革命論曰鴻荒世及一民心也柳宗元塗山銘曰夏后氏順承天歷

御籙圖　傳芝璽唐徐彥伯中宗哀冊文曰籙圖已御芝璽仍傳

執大象　張寶圖干寶晉武革命論曰桓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唐元和類表曰張寶圖以光帝載

朝會諸侯　尊為天子柳宗元塗山銘曰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　中庸曰尊為天子

有王者符　踐天子位光武紀曰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孟子曰踐天子位焉

終陟元后　俾作神主虞書帝曰禹天之歷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商書伊尹曰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順天應人　膺期撫運易革卦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晉元帝紀劉琨上書曰陛下膺受命之期撫千載之運　正位凝命　李百藥封建論曰陛下握紀御符應期啟聖　握紀御符易鼎卦曰君子以正位凝命

雲龍風虎　易乾卦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朝覲謳歌　孟子曰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聰明嗣位　歷數在躬　虞舜側微堯聞其聰明將使嗣位堯典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惟皇得一　承帝嗣武　王縉唐明皇哀冊文　法五始之要　垂萬世之基　王褒頌曰春秋法五始之要註曰五始者一元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公即位　後漢馮異傳曰周勃迎代王黜少帝垂萬世之基

推五運而陟崇高　步三徵而膺歷數　李嶠上神龍帝

冊文　副遺大投艱之託　昭繼志述事之功　天啟昌期御蘿圖而出震　人瞻粹表負黼扆以當陽　御六龍而乘乾君臨大寶　斂五福而作解慶洽寰區　薦之天暴之民蓋非人力　襲其爵行其道實本心傳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星輝海潤方肇啟於青宮　地闢天開遂丕膺於赤紀宋張于湖賀英宗登極表　天佑而作之君啟堯舜之相授　父有而傳之子續文武之重光　當龍飛之會幸親逢六位之乘　伸虎拜之恭願永享萬年之壽以上俱出

登庸三

原或躍在淵易　歷試諸艱　任之百官以觀其外舜

敷于四海禹　推為盟主　都督陝東　君子經綸

天地革命　肇基王迹　王化之基　承百王之獘

大統未集　開建大業　自亂入靜　撥亂反正

功業見乎變　有事而後可大　威光大成　生民造

化　誕受多方　克鄄西土　克開厥後　受天之命

無立錐之地　無十户之聚　不階尺土之資　不階一民之柄　起於三河興於七十（尚書中候）　湯里七十（春秋孔演圖）　增端拱垂裳　昭哉嗣服（詩下武）　嗣無疆大歷服（書大誥）　飛龍在天（易乾卦）　聖人作而萬物覩（易乾卦）　主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度宗（文選曲引曰正位度宗註曰度就也宗尊也就其尊號也）　天時人事（東漢鄧禹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　奄宅區夏（唐元稹上尊號表）　當位嗣統（賈至唐肅宗即位冊文曰命爾元子當位嗣統）　嗣守皇業（唐德宗即位冊文）　負扆君臨（虞世南唐高祖哀冊文）　登庸受籙

喪士淹唐肅宗哀冊文安安天位註陸機宴宣猷堂詩曰安保其位也　緝熙帝圖任昉王文憲序集文景屬宸居顔延年曲水詩序註曰景明也屬繼也

創業一

原顔峻始學篇曰人皇氏兄弟九頭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為九州各居其一方　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腹疾　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葢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　周

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為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　賈誼書曰神農以為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實察鹹苦之味教民食穀　增冊府元龜曰黄帝始受國於有熊氏軒轅之丘因以為名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氏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炎帝欲侵諸侯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慶四方教熊羆貔貅貙

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黄帝與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　原論衡曰項羽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高祖誅羽難於斬鐵也武王伐紂易於摧木也然則漢力勝周多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羽無勝二家力倍湯武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　荀悅漢紀論曰高祖開建大業統畢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

夏之音天下未聞焉　又曰漢高起於布衣奮劒而取天下　增通鑑趙氏曰光武初起於舂陵以烏合數千畎畆之夫而破尋邑百萬之衆梟莽賊之首平銅馬尤來五校青犢赤眉諸賊討隗純誅秦豐劉允彭寵張步公孫述平一僭亂　袁崧後漢書曰世祖以渺渺之祚起於白水之濵身屈更始之助位與羣豎並列於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髙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為之王公范范九州瓜分臠割泯泯蒼生麋消兕沸我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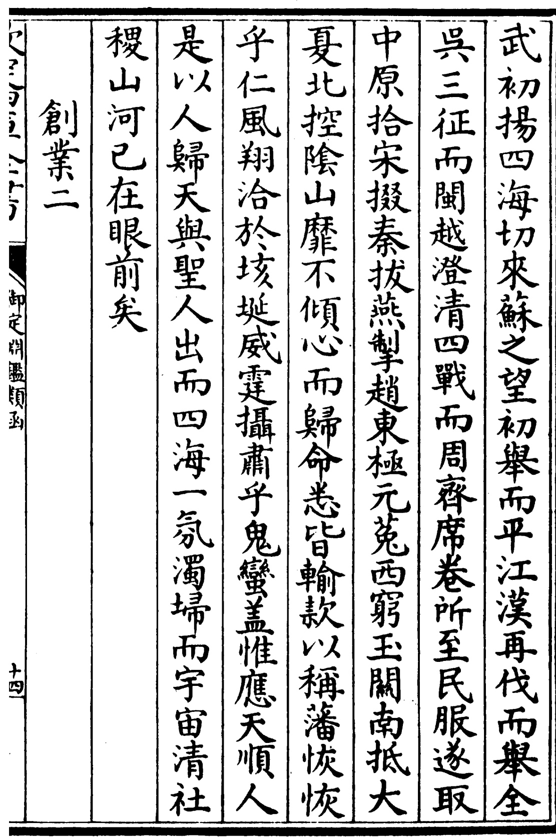
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荆棘枯網維振而逆鱗埽羣材畢奏人鬼與能數年之間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創業者庸有異乎　歴年圖曰孫討逆策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真英才也　又曰唐高祖舉兵晉陽承亡隋之獘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埽除亂略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為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

直諫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濵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未之有也

通鑑宋總論曰太祖斬艾蓬蒿剗削險阻以定天下克澤潞克淮南克荆南克湖南平蜀滅漢服越取唐逆腸叛膽消縮順嚮李淇水策曰太祖皇帝洗削禍亂卧逆腸叛膽消縮順向莫敢不臣榻之側驅他人之鼾睡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救生靈塗炭之苦革叔季兵戈之禍矣孰謂太祖而非

聰明神武不殺者哉　遼史太祖贊曰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至於流沙北絶大漠威信萬里歴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　金史太祖贊曰初定東京即除遼法遼主播越宋納歳幣以幽薊武朔等州與宋而置南京於平州宋人終不能守卒之遼主見獲宋主被執雖功成於天會間而規模運為實自此始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筭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張四知元總論曰太祖深慮雄心遠邁

金夏之主其握乾符而起朔土躬神武以膺帝圖為後世開業不亦甚光極美哉　又曰世祖潤色鴻業大闡嘉猷千紀萬綱條脩縷飾故能光有四海坐致太平四振天威鉅恢土宇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勲安鞍馬二十年間定乾坤於百戰功宏鍊石收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鼇飲滄海而一息官兵到處悉皆平夷　明顧廻瀾曰太祖起布衣飛淮甸提金戈鐵馬熛煜中原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天戈一指數天同我后之思神



武初揚四海切來蘇之望初舉而平江漢再伐而舉全吳三征而閩越澄清四戰而周齊席卷所至民服遂取中原拾宋掇秦拔燕掣趙東極元菟西窮玉關南抵大夏北控陰山靡不傾心而歸命悉皆輸款以稱藩恢恢乎仁風翔洽於垓埏威霆攝肅乎鬼蠻蓋惟應天順人是以人歸天與聖人出而四海一氛濁埽而宇宙清社稷山河已在眼前矣

創業二

增斗極 天關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一侯尉於東西

合車書於南北王融曲水詩序 斬艾蓬蒿 刻削險阻通鑑宋總

論言太祖 大舍滄海 安納泰山遼太祖詔 西盪河源 東

澹海濤 北動幽崖 南燿朱垠東都賦 亘地稱皇

鼇天作主顔延年郊祀歌 月毳來賓 日際奉土同上 列燧

千城 通驛萬里顔延年曲水詩序

創業三

原舜禹本白衣 高祖興白衣 以布衣取天下 祭

蚩尤於沛庭 市弓弩作畢手刀 斷蛇奮旅漢高 騎
牛兵起光武 壯士顧從 賢者義附 同聲響應 望
風景從 人鬼與能 四方歸之 見龍在田易 迅
長鳴 龍飛迅風高祖 龍變虎據 鳳翔南陽光武 鴻
飛兗豫 龍飛白水光武 鳳翔參墟 虞芮質厥成 文
王蹶厥生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並詩經 增華命易經湯武
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兆基文選出師頌曰兆基開業人神攸贊 締搆魏都賦曰開國
之日締搆之初 洪業吳都賦曰建至德以創洪業 帝籙文選功臣頌曰飛名帝籙

寶命　天璣文選宋后哀冊文曰用集寶命仰陟天璣　深根固蔕魏都賦

流長難竭張衡西京賦　拓世貽統顔延年三月三日詩序曰拓世貽統固萬業而為量註曰拓廣也言廣世業以貽後緒也　天造草昧　撥亂反正　肇基王迹　化家為國隋末唐太宗勸高祖舉兵晉陽高祖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　宰制天下王融謂蕭衍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　假翼荆楚飜飛梁益華陽國志贊昭烈曰先主名微衆鮮而能龍興鳳舉假翼荆楚飜飛梁益　電埽風驅廓清天邑唐高祖受禪告天文　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唐太宗　混一區宇唐書太宗語　光宅中夏唐太宗為秦王時言

於高祖曰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　斵雕刓方任昉策秀才文李善註引漢書曰破觚而為圜斵雕而為樸　宅中圖大東京賦　山高水清歐陽脩豐樂亭記曰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　山河在眼太祖詩等閒擁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

應運一

原帝系譜曰地皇氏一萬八千歲以火德王　尚書大傳曰燧人為燧皇以火紀官　左傳郯子曰炎帝以火紀官故火師而火名　譙周古史考曰大庭氏姜姓以

火德王故號炎帝　郯子曰黄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春秋内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焉　郯子曰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焉鳳鳥氏歴正也　又曰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增冊府元龜曰伯禹夏后氏虞舜嬗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故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牲用元湯伐桀踐天子位乃改正朔服色尚白金生水故為水德戎事乘翰翰白馬也牲

用白周武王伐紂踐天子位水生木故為木德故周人尚赤戎事乘騵（騵騮馬白腹）牲用騂（騂赤類）　原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鈎入殷朝　增漢書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冊府元龜曰魏文帝受禪後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合於堯舜授受之次遂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承土行黃

初元年十二月辛雒陽以夏數得天故用夏正而服色尚黄又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雒去水而加佳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佳加水變雒為洛明帝景初元年山茌縣言黄龍見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於是定厯改年服色尚黄犧牲用白戎事乘黒首白馬建太赤之旂朝會建太白之旂　又曰晉武帝以太始元年即位二年羣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

數宣尼荅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為百代之言盖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奏可　又曰後魏孝文太和十四年詔曰丘澤初制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叙有常然同異之論著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羣臣百辟可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曰臣聞居尊據極允恊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

統神州為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為予奪善惡為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紀運少殊桀紂至虐不廢承歷之序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禄計五德之論始自劉向一時之議三家致别故張蒼以漢為水德賈誼公孫臣以為土德劉向以為火德以為水德者正以當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也以為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歷相即為次不推順逆之異也以為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之符弃秦之暴

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為正也故繼周為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稱制元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則晉巳久若棄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為明驗故以魏承秦當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

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木事為著矣祕書丞李彪等議以為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輒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朔緜迹有因成此帝業神元為首案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於桓穆雒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幷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申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

自周之滅及漢正統幾六十年著符尚赤雖張賈殊議暫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蠲謬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且秦并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異猶仰推五運竟踵隆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統緒豈可易漢之承木舍晉而為土耶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雜以僭竊參之强矯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

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始治太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金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偽僭豈非惑乎十五年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等言皇魏世王元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兹獲推序於理未愜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志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為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朝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為水德祖甲辰臘 又

曰隋開皇元年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為火色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黄七月帝始服黄百僚畢賀　通鑑曰唐高宗即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黄　天寳九載詔曰三王繼統質文既不相襲五德乘時服色遵於所尚至於旂常改制騂翰異宜所以表國家之容合聲名之度事之大者安可因循而已焉國家膺推紐之期纂黄中之歴憲章垂範運既屬於維新旗幟同色義必在於革故頃者俯納羣議式明

統緒故得天人致和風雨時若豈朕菲德克廣睿圖實累聖鴻休允膺景福稽古之大既有昭明文物所資理宜詳正其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幡等並改為赤黄色

應運二

增天歷遜訟獄之歸　神兕隨謳歌之去周禪隋冊文　革命殊乎因襲　揖讓異於干戈石闕銘　萬物覩聖　千載應期易經乾卦文言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晉元帝紀劉琨上書曰陛下應受命之期紹千載之運　旂常改制　騂翰異宜唐天寶九載詔周尚赤牲用騂殷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

也　三分肇慶黄星之應久彰　五十啟期真人之運斯屬唐太宗祭魏武帝文　命旅致雲屯之應　登壇有降火之祥陸陲石闕銘　循五德終始之傳　叶三統因革之義冊府元龜　昭華之珍既徙　延喜之玉攸歸王融曲水詩序

應運三

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顧諟明命以承神武　克享天心受天明命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　皇天眷祐誕受厥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天立厥配受命既

固　受命于天　奉若天命　用集天命　撫綏四方
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相彼成康奄有四方　集大
命于厥躬　用端命于上帝　我有右命將天明威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繼明代熙配天光宅　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　受終于文祖　受命神宗　聖皇應歷
數　歷數承天序　時乘六龍以御天　乘變化而御
大器　命世而出　命世之才　知帝王自有真　天
子之位有道者受之　上天降休帝遷明德　降命成

湯　受天永命　有命自天　自天降命　天之所啓
有天之贊　天剖神符地命靈契　天保定爾亦孔
之固　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達有神興有德　乃眷
西顧此惟與宅　此乃天授非人力也　諸侯同日貢
賦湯　王假有家　天命不僭　大精布耀　帝出乎
震　繼天而王　繼天施四季應五行　乘木而王木乘
水　天皇木德　地皇火德　伏羲木生　神農火紀
軒轅土德　顓頊水德　秦皇水德之始　湯武革

命順天應人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位以飛龍文以武變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謳歌之聲 諸侯朝禹 抱樂器奔周 載圖書歸周 遷郟雒邑 遷郟均野 舜以太尉即位 即位汜水陽 即位千秋亭 設壇受命 鳴玉設壇 龍旋鳳時 增帝始服黄隋文帝見應運一 春皇拾遺記曰春皇者庖犧之別號以木德王故曰春皇 色尚赤黄唐天寶詔 仰協三靈 俯從億兆陸陲石闕銘 歷數在躬書經 天統冊府元龜序曰庖犧之王正得天統 膺

期受命唐高祖禪位太宗詔　誕命建家王融曲水詩序　五德之論始自劉向後魏中書監高閭奏議

應運四

增策文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三微遞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天人之統斯辨或驪騵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漁汗圖書昭彰歷數受位出震以迄於今莫不母子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龖乃尚青

天乙水行寧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符於紫色則魏人𠑽足豈復應於黃星緬鏡前修又以矛盾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傳之談復遠乖於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佇東堂之問詳數事實靡得浮辭對曰臣聞方圓既闢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三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騵而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旒扆以高居握圖籙而深視莫

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之正始終之際何莫由斯暨乎運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叶水行子勝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白略言其美斯窮輿旨至若秦居閏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黄標應星之紀未有矛盾允愜時宜漢祖承天人多異議張蒼言水而黒畤方興公孫據土而黄龍復應逮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沿較彼前談斯為折衷

吳師道對策

祥瑞一

原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　又曰聖王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山出銀甕丹甑之器及人象車也）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胎卵皆可俯而闚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增爾雅曰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黄

帝占云壽星色黄人主壽昌　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原禮斗威儀曰人君政訟平則祥鳳至　增又曰政太平則日五色　又曰君乘金而王則黄銀紫玉見　又曰君乘木而王政太平則蔓竹紫脱為之常生

春秋緯曰君應陽君臣和得道度則日含王字　春秋感精符曰南至有雲迎日年豐之象　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　原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日月淑清而揚光　增援神契

曰黄雲抱日輔臣納忠　又曰德至人表則景星見

又曰德至深泉則醴泉湧　又曰天子孝則慶雲見

原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

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

臻皆應德而至鍾律調四夷化越裳來繼嗣平即賔連

生於房户賔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户象繼

嗣也日歷得其分即蓂莢生於階間蓂莢者樹名也月

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

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即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即生不得其人即死矣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也于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幾

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名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為一穗意天下其和為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矣增又曰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户闊達生於房瑞應圖曰闊達一名連達又曰王者使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庭狀如蓋一名平慮 又曰萐莆木名王者孝道至則出庖廚其葉大如門扇不摇自扇 原孫氏瑞應圖曰金牛瑞器也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至 又曰玉馬者瑞氣也王者清明篤賢則至 又曰玉龜者師曠時

出河東之涯為聖圖出河負籙讖書　增又曰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茂則生　又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條　漢終軍白麟奇木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萐蒲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班白不

提挈關梁不閉道不擄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黄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失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其言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何也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甚也　漢書注張揖曰獬廌似鹿而一角人君賞罰得中則生於朝廷觸不直者　宋志曰王者德至太和氣盛則甘露降耆老見敬則栢受甘

露尊賢愛老則竹受甘露　又曰白玉甕不汲而滿王者清廉則出　又曰明月珠王者不盡介鱗之物則出　又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為一則木連理生　又曰華平其枝平正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　又曰芝草王者仁慈則生　又曰福草者宗廟肅則生宗廟之中注福草即芝之草也　又曰趹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則來　又曰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

四夷之語聖明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唐志曰禮部掌祥瑞凡景星慶雲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蒼烏赤雁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其名物十四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餘瑞歲終員外郎以聞有司告廟

祥瑞二

增拾遺記曰炎帝教民耒耜百穀滋阜神芝發其色靈

苗擢佳穎朱草蔓於階卿雲蕩於巖　原呂氏春秋曰凡帝王將興天先見祥昔黄帝祭天先見大螻螾黄帝曰土氣勝故其色上黄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故其色上青其事則木成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八水湯曰金氣勝故其色上白其事則金也文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上文王曰火氣勝故其色上赤其事則火　韓詩外傳曰黄帝即位鳯乃止於帝東園集帝梧桐樹食帝竹實沒

身不去　增左傳郯子曰黃帝以雲紀註曰有雲瑞以雲紀事服虔云黃帝受命得景雲之瑞　宋志曰黃帝有景星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　帝王世紀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庭若佞人入朝則指之名曰屈軼　原左傳曰少昊氏立鳳鳥適至孔安國注尚書曰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　增尸子曰少昊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　原帝王世紀曰堯治

天下大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僬僥民來貢珍羽廚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翣形揺鼓自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翣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名之蓂莢　又曰堯率諸侯羣臣沈璧於洛河受圖書今尚書中候握河紀之篇是也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甘露潤澤醴泉出山　又曰朕率羣臣沈璧於洛河良侯於下稷

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字　帝王世紀曰舜時景星曜於房羣瑞畢致地出乘黄舜於是德被天下薦於天使禹攝政　增尚書大傳曰舜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百姓允臧　晉中興休祥説曰嘉禾者仁草也夏異本同穎殷同本異秀周三穎同秀　原禮含文嘉曰禹卑宫

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賜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乎江黄龍負舟　增開山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

金陵驗異録曰五星聚有三周將代殷聚於房齊威將霸聚於箕漢高入關聚於東井　原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詳符命　增鹽鐵論曰周公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金陵驗異録曰四星聚者有四漢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光武復興於洛晉永嘉

六年四星聚牛女元帝復興於揚土漢初平元年四星又聚箕尾魏武定兖豫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各一聚劉裕有天下晉元帝紀四星歲鎮熒惑太白也 原史記曰高祖為泗上亭長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留飲酒讎數倍 增漢志曰文帝時日中有王字 原漢書曰孝武皇帝行幸東海獲赤雁作朱雁之歌 又曰武帝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曰武帝元封二年詔曰甘泉之宫中產芝

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又曰元鼎四年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　又曰宣帝時東浮大河神魚舞於河　增漢郊祀志曰宣帝十三年幸河東祠后土有神雀集改元為神爵明年正月鳳皇集杸栩於所集處得玉寶起歩壽宮後閒歲鳳皇神爵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其冬鳳皇集上林乃作鳳皇殿以荅嘉瑞明年改元五鳳後又改元甘露有黄龍見新豐又改元黄龍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

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宫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瘥　又曰有赤草生於水涯郡國上甘露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國所上上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　增天中記曰光武生時鳳皇來集濟陽故宫皆畫鳳皇之瑞　原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龍四青龍黄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烏赤烏白兎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

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絶載於史官不可勝紀　魏略曰魏文帝神龜出於靈芝池　增魏志曰黄初元年祡於繁陽有黄鳥銜丹書集尚書臺於是改元　原吴録曰赤烏十二年寶鼎見於臨平湖中　增晋武紀曰泰始三年氐池縣大栁谷有元石白畫成文實大晋之休祥詔以製幣告於太廟藏之天府　原王隐晋書曰懷帝永嘉元年有玉龜出灞水　晋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南金陵之地有

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爲秣陵塹北山絶其勢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塹即建康南淮中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僣號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後當有王者也　增唐高祖冊文曰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元貝階榮朱草　唐太宗冊文曰文龜浮沼應龍在淀湢露飛甘卿雲呈絢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毁其巢縱鵲於野外　唐會要曰貞觀十二年滁州言野蠶成繭徧於山阜至十三年野蠶又食槲葉成繭大如柰色緑凡收六千五百餘石十四年正月元日陜

州界内二百餘里河水變清四月乃止十六年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褚遂良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寶雄者鳴於南陽童子言得雌者霸文公遂為寳雞祠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所以彰表明德也十七年太子寢室中產素芝十四莖並為龍鳳形十八年山南獻木連理交錯玲瓏有同羅木一丈之幹並枝者二十餘所二十年汾州言青龍白龍見

白龍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得玄金也二十一年玉華宫李連理隔澗合枝　張說述聖頌曰帝昔居是邪也紫雲在天神光照室白鹿來擾黄龍上升隴出仙洞而神魚躍山開禪穴而靈鐘韻謡言合讖巨跡引途嘉李旁連神蓍自起景龍二年明皇兼潞州别駕前後符瑞凡一十九事　唐實録曰開元二十一年左丞相蕭嵩等奏曰所司奏今年祥瑞祥風起日抱戴嘉禾秀芝草生甘露降醴泉涌木連理瓜同蔕竹再生李成實馴鵲玄

鶴慈烏鸛鴿寶𠑹魚銘錢刀軌字等二十有一事臣聞惟德感神惟祥作聖祥風昭乎號令抱戴表以納忠嘉禾主於同文芝草明於敬老甘露灑神靈之液醴泉發德澤之滋草木秀其地靈羽毛呈其天瑞其餘山川異氣器用殊姿不可勝紀請宣付史館從之　唐大歷十二年成都人郭遠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獻之宰臣賀曰至德之化先貫草木太平之時遂形文字望藏祕閣付史館　玉海曰宋太平興國九年十月即雍熙元

年十一月改元嵐州獻牝獸一角如鹿無班角端有肉性馴善人不能辨示羣臣參驗以聞徐鉉滕中正王祜等引國史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表賀上曰珍禽奇獸無濟於事非朕所尚方内大寧風俗淳厚此為上瑞近年禽獸之異者所獻甚多止令畜於園囿遂生生之性不欲宣揚於外琪等奏曰禽獸草木之異皆帝王德化所感而生前古無不徧録今陛下謙而不有中外無由得知使一代簡書有所缺漏欲望具録瑞物名數圖寫宣付史

館從之乙未内出瑞物三十六種白鹿六白兎十一黑兎一紫兎一白麞四白雉一白鵲二白鳩一紫鵲一白鷄一白鸜鵒一蒼鸜鵒白山鵲五緑山鵲一紅山鵲一白雀四白鼠二白戴勝三蒼烏一白山鵶一赤烏一白鷹五白鷺鷥鷹二白鵲一赤鶻一白鷄一白鸂鶒一白銅觜一青花山鵲一琪等拜表稱謝　玉海曰宋端拱元年廣州言清逺縣有合歡木高百餘尺今年三月十日有鳳高六尺栖集其上衆禽從之木下生芝草三莖

又曰祥符元年封泰山十月壬辰天文院言紫雲如蓋黄雲如龍鳳青雲如竹木名梢雲瑞應圖曰人君德至則出若木梢然戊戌五色雲環日己酉紫雲如盖起泰山頂俄變黄色穆清殿御座後有白雲如幡幢龍鳳之狀名宰相登亭觀俄頃成五色復有黄雲如虹橋葩蓋詔名亭曰瑞雲

又曰祥符元年天書至自泰山宰相王旦言真牒降於神房醴泉涌於陽址芝葩競秀雲旗交輝　又曰祥符元年直史館張知白請以泰山諸瑞命良工繪之一

本藏秘閣傳於不朽一本以備玉清昭應宫圖壁從之五年丁謂等又上汾陽祥瑞圖百四十八軸與東封所録並繪於玉清昭應宫東西廡　又曰祥符二年昭應宫瑞木斷之有文如點漆體若梵書　又曰祥符四年九月日有煇珥承氣五色雲如飛鳳輔日　又曰祥符七年三月漳州龍溪得珠圍濶三寸七分中有小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守臣王冕表進曰熒煌外散於月華皎潔内含於星彩遐稽信史迥異照乘

之光洞究祥經弗類媌川之色　韓琦家傳曰天聖五年初臨軒試進士公名在第二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賀殿上　玉海曰宋皇祐三年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十本上曰朕比禁四方無獻瑞物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真瑞矣賜田夫束帛以勸之六月無為獻芝草上曰朕以豐年為瑞賢人為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焉足尚哉自今毋得以聞　宋會要曰乾道九年十一月親郊宰臣奏曰郊祀禮成無以

瑞雪應時未明而霽以至青城齋宿圜丘藏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高穹降格上曰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荅天貺　遼史曰神冊元年上太祖尊號闢地為壇得金鈴因名其地曰金鈴岡　又曰神冊六年圍涿州有白兔緣壘而上是日破其郛　金史曰太祖收國元年將與遼戰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　金史五行志曰世宗大定十三年策試進士于憫忠寺夜半忽聞音樂聲起東塔上西達

於宮考官等以為文運始開得賢之兆　又曰章帝泰和二年鳳皇見於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以其事告宗廟詔天下　通鑑曰元成宗元貞元年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餘里　名山藏曰明太祖初年甘露降鍾山羣臣稱賀請告宗廟頒示史館上曰朕慮忘戒而生驕禎祥化為妖孽告宗廟頒史館非所以示天下也又曰明永樂二年獻騶虞百僚稱賀上謂侍臣曰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警怠之分安危之繫也朕敢不敬

又曰永樂三年河清於蒲津　又曰永樂三年關陝獻嘉禾羣臣應制撰詩初上為燕王時嘉禾生北平以獻太祖太祖御製詩賜上至是摹勒拓本賜諸王近臣

又曰永樂十五年太液池水冰結為樓閣龍鳳花卉象賜羣臣臨觀　又曰孝宗冊立為太子時詔至南京瑞雲見孝陵如車盖

祥瑞三

原火烏　神馬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於王舟鱗介兵象白者殷家色白明殷當授於

周又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　式云麟鳳鸞龍騶虞白澤神馬為大瑞隨即奏之應奏不奏杖八十　浪井　醴泉典略曰浪井不鑿而成孫氏瑞圖曰浪井不鑿而成者清淨則水流有仙人至　式云神兆丹甑醴泉浪井為大瑞　金芝　華木漢宣帝時嘉穀元稷降于郡國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金芝色如金銅池承霤也式云秬秠嘉禾芝草華木並為下瑞　元珠　紫玉式云元珠明珠玉英曰白玉赤文紫玉黃鐵金縢並為上瑞　威鳳　神雀　神珍　帝祉詩神珍降祉書式揚帝祉　三秀　五雲　靈物　瑞圖　呈祥　效靈　休徵　嘉瑞　禎祥　福應　增連珠　合璧後漢天文志曰三皇邁化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　和氣　天休唐權德輿

曰和氣洽則祥應至書經君奭曰天休滋至

白麟　赤雁　俱見前祥瑞二

應德　蒙福　明帝紀祥瑞之降以應有德五鳳三年詔曰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屢蒙嘉瑞獲兹福祉

非煙　助月　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蕭索輪囷是為卿雲　晉天文志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

花葩　蓂莢　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常有五色雲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因作華蓋　帝王世紀曰堯階有蓂莢草

木精　竹實　公羊注曰麟仁獸木之精也　晉毛詩疏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含仁　覽德　廣雅曰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　賈誼弔屈原賦曰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一角　五章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　李白詩曰鳳皇九千仞五章備珍彩

五彩

九苞京房易傳曰麟有五彩丹山有九苞之鳳 元符 黃瑞文選典引曰元符靈契黃瑞湧出注曰元天也黃地也 原瑞命 靈符何晏瑞頌 戩穀 極休何晏瑞頌 增華雪 瑞雨南史曰宋大明五年正月華雪降羣臣作詩謝莊有璇題瓊藻之句南史曰梁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虞寄上瑞雨頌 寶鼎 金車漢武紀元鼎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瑞應圖曰舜時金車見帝庭 原惟德動 非天私 禾同穎 木連理書經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下詳祥瑞一 增步中規 首戴德廣雅曰麟者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書經鳳皇來儀疏曰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 足履禮 順之實 和之極禮運曰麟鳳在郊藪故曰順之實也漢公孫弘策

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此和之極也　一角獸　三足烏郊祀志曰漢武帝郊雍獲一角獸蓋麟云抱朴子曰舜至孝三足烏集於庭　啟靈篇　披瑞圖東都賦白雉詩　甘露殿　瑞雲亭魏明帝詔曰甘露屢降於仁壽殿下見祥瑞二。日抱戴　月重輪唐潘炎日抱戴賦曰景龍元年帝臨上黨日抱戴潘炎月重輪賦曰景龍元年八月十四夜月重輪　山呼萬歲　洛出九疇漢書曰武帝封梁甫聞山呼萬歲者三孔安國曰河圖即八卦是洛書即九疇是　原天降茂祉　神表靈貺　皇道無為　帝德有象　佳穀旅生　野蠶成繭光武時　增青龍進駕　飛黃伏皁淮南子曰黃帝時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高

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

萬年玉册　九莖金芝晉元帝紀有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有金芝九莖產於涵德殿銅池中

神光顯著　符瑞並臻漢宣帝紀神爵四年修五帝后土之祠齋戒之日神光顯著　白虎通曰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

七曜順軌　三辰昭華晉天文志曰三皇邁德七曜順軌下王珪嘉祐明堂赦文

金枝玉葉　天酒雲牙上詳見前花葩注瑞應圖曰甘露一名天酒　宋詩朝朝薦天酒寧讓服雲牙

采氣成龍　卿雲隨馬史記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志不在小吾望其氣皆成龍虎五采此天子氣也　唐天寶十三載封泰山有卿雲隨馬

音中律呂　食惟琅玕劉向說苑曰麒麟音中律呂　李白詩飢鳳不

啄粟所食惟琅玕　麟遊郊藪　鳳鳴朝陽禮記曰聖王用民必順故麒麟在郊藪詩經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連理映阜　鳴鳳棲柯

平慮植砌　朱草叢庭　搖風翠萐　浴露朱英俱詳

祥瑞一

萬靈禔祉　三辰合慶　慶霄輪囷　德水清徹　天瑞磊砢　地符氛氳　天無蘊寶　地有呈祥

龜負綈檢　麟銜斗樞以上俱出玉海　濡露飛甘　慶雲呈絢唐太宗冊文　河色呈符　山聲告慶　天剖神符

地合靈契揚雄劇秦美新文　黑章擭囿　赤字浮河　山祇

吐祕 河靈孕寶出玉海 丹甑呈豐 器車表德詳祥瑞一

煙雲紛郁 日月光華 青雲浮雒 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王觀于洛沈璧禮畢榮光並出塞河青雲浮洛 禎凝數澤 慶溢風煙唐長孫無忌賀河清表 書載歸禾 詩詠鳴鳳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于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詩經卷阿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 雲潤星輝 風揚月至俱班固典引 青雲干呂 東風入律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云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 四神踐雪 五老飛星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大雪深丈餘甲子旦五車兩騎止王

門之外欲謁武王尚父曰五車兩騎是四海之神與河伯雨師耳四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五老堯時事詳符命一

黄銀挨彩　紫玉摛英封禪書殷得金德銀自山溢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黄銀紫玉現

澤馬飛鑣　山輿結轍論衡曰太平瑞應山出車澤出馬二騑俱出王勃九成宮頌

素雉朱烏　元秬黄麥出班固典引

疊貺駢祥　窮靈極祉出玉海

丹羽儀韶　翠黄承轡唐太宗頌

原彰有德之象　表無疆之休

增黄雲履鼎上　白雲起封中漢郊祀志曰元鼎四年迎寶鼎至中山有黄雲降焉又曰元鼎六年封太山有白雲出封中

天其申命用休　福皆不名而至上出書經下出

董子

星為元氣之英 雪兆豐年之瑞 三星歷記曰景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 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於豐年

五百里賢人聚 一千年王者生 異苑曰陳寔與諸子姪造荀淑父子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春秋感應圖曰黃河千年一清丹千年一焚則王者當出

納僬僥之珍羽 受王母之白環 帝王世紀曰堯時僬僥民來貢珍羽 文選景福殿賦注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

芝房寶鼎升于樂府 神雀甘露標為年紀 兩都賦序

赤文綠字候日舒華 龍檢芝泥浮河絢采 赤文綠字出尚書中候堯時事詳祥瑞二 河圖曰舜即位黃龍五采負圖玉檢金繩芝為泥黃玉為匣

西鶼南雄之

賁日至月書　連珠湧醴之徵雲霏霧集俱長孫無忌賀河清表

繪在禁嚴契龍圖之瑞物　播之雅頌參乾德之樂章　上天之載無聲所助者順　諸福之物畢至永孚于休　章騰郡國閭數千百所之祥　喜動公卿上於萬斯年之頌　頳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每不勝書　象輿丹甑昭華延喜之珍不求自至以上俱玉海

祥瑞四

增天符四子講德論曰天符既章人瑞又明　地符王元長曲水詩序曰天瑞降地符升

景風文選注曰景風即祥風也

効珍東都賦寶鼎詩曰岳修貢兮川効珍

祕寶班固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注曰河圖也

十瑞述異記曰堯時有十瑞

曜文晉武華林詩曰天垂其象地曜其文

青光唐實録曰開元十九年興慶宮親耕三百餘步既而有青光紫氣覆地

器車禮記詳符瑞一

瑞石地理志曰唐高祖時于北都獲瑞石有文曰李淵萬吉築受瑞壇祀以少牢五行志曰貞觀十七年又于凉州得瑞石

玉甕宋志見祥瑞一

銀甕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焉

金船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游王後池

金勝宋志曰國平盜賊四方賓服則金勝出

金芝漢宣帝紀曰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產于涵德殿銅池中

玉芝唐志曰天寶七載三月大同殿柱產玉芝

賓連木名

闊達木名　平露木名　蔓竹　紫脱　華平木名以上俱詳祥瑞一

蓮旗玉海曰宋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以南安雙蓮華繪于旗以表瑞　瑞竹玉海曰宋皇祐三年後苑生瑞竹一本兩莖羣臣多為賦頌以獻　趺蹄后土之獸詳祥瑞一　騶虞詩經注曰騶虞義獸也有至聖之德則應之　角端詳祥瑞一　鸑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注鸑鳳別名　神爵漢書曰元康四年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宮明年改元神爵

黃鵠漢昭帝紀曰元始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白虎文選四子講德論曰今南郡獲白虎偃武修文之應也　魚銘唐開元二十一年衢州獲魚有銘褒光庭張九齡等表賀　日重輪宋元符二年日重輪製重輪二旗　五色露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其國若有

吉樂之事則滿空雲氣著于草木皆成五色露

日衣青光 春秋元命苞曰伐殷者姬昌日衣青光

五雲冠日 晋紀武帝太康元年正月五雲冠日

日宣重光 倪寛傳曰元封元年登封泰山倪寛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符瑞圖曰日外一暈更赤也

塡星如爪 漢郊祀志曰元封元年秋塡星出如爪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神光三燭 漢武紀曰元封四年詔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見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

雲成宮闕 祭祀志曰漢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百官咸見之

協風應律 陸雲宴會詩

炤景飲醴 江淹上建平王書景星也醴醴泉也

珠躔麗極 唐開元二十四年八月老人星見賀表曰玉莬凝商珠躔麗極

丹蓂候魄

河光吐滎 俱出玉海

玉版祕記 玉海

曰唐天寶八載方士索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祕記事因是羣臣上帝號

合符釜山　史記黃帝紀索隱註曰東方朔云東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出瑞雲應王者符命如堯有赤雲之祥黃帝有黃雲之瑞故曰合符應于釜山

白馬朱鬣　禮緯曰白馬朱鬣瑞于文王

麟趾褭蹏　漢武帝紀曰太始二年三月詔有司議曰泰山見黃金宜改故名今改金曰麟趾褭蹏以協瑞焉注曰金有常形欲表祥瑞改鑄為麟趾馬蹏之形

白麟奇木　漢終軍傳曰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一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

白狼銜鉤　田俅子曰湯都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
入湯庭

晉陵金鐸　東晉王廙疏曰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

疇德瑞　褚白馬賦曰有騰光吐
聖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逢吉丁辰　班固典引曰逢吉丁辰景命也

註曰逢其吉瑞當于佳辰　荅三靈之蕃祉　至德馨香感于神明書　至德光大動于天地　乾符坤珍超圖溢牒　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

祥瑞五

原賦魏劉邵嘉瑞賦曰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潔質素威效其人形白兎揚其翰燿黄龍燿其神精章光列之焞燿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籍貽來葉而垂名實名德之所墜宜

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寧方得收麒麟於元圃棲鳳皇於軒櫺舞鸞鳥於中唐聆鸑鷟之和鳴弄蓮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齊聲　增張衡東京賦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黄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于春圃豐朱草于中唐

原頌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欽明文思磬民生

之俊德懿前烈之極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聿迪明命肇啟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仍章通政辰修玉燭告祥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鳴於髙岡麒麟依於圃籍甝虎類於坰疆鹿之麌麌載素其色雉之朝雊亦白其服交交黄鳥信我中霤儵儵嘉苗吐頴田疇

原表周王褒上祥瑞表曰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

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叶至德之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玄黃蕭索之輝丹紫輪囷之狀豈止唐帝沈壁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如車蓋

增唐張說奏慶山醴泉表曰臣聞至德洞徹天鑒不遠休徵祕景時和則見是知綿代曠歴慶諜祥經帝王有必感之符神靈無虛出之瑞伏惟陛下金鏡御天璿衡考政欽若元象弘濟蒼甿茂功將大造混成純化與陽和俱扇朝百神之樂職宅萬國之歡心嘉氣內充淫

雨外息豈止搖風紀月之草列蒔于階廚儀簫御籙之禽相鳴於戸閣而已固有發禎厚載抽貺泉源表元德之潛通顯黄祇之昭報　宋林希奏祥瑞表曰聖人出而四海清帝命昭而萬靈集必致諸福之物以表太平之符伏惟陛下體堯之仁躬舜之孝力行勤儉而本以化物誠意惻怛而出於愛民是以指揮之間功業成就覆載之内陰陽協和蒙被羣生浹肌膚而淪骨髓涵濡異類霑動植而洽飛翔仰而觀者景星慶雲俯而視者

醴泉甘露扶疎煒爗發為朱草三秀之英游泳服馴則有白麟一角之異嘉葩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鵲巢可俯而窺池龍可豢而擾謂宜作為聲詩而奏於郊廟深詒太史而著之簡編以永無彊之休以昭特起之績考諸已往固可謂絶世之殊祥抑而弗宣猶以為盛德之餘事自時可紀殆不絶書今者駕鸞輅以克明庭撞黄鐘而御太極典禮大備官儀一新殊方駿奔重譯輻輳自昔辮髮卉裳羈縻之所未至踰沙軼漠言語之所

未通咸奉玉帛而介九賓襲衣冠而獻萬壽煌赫威德冠古超今巍巍煌煌傳示人極鋪張王會之衆美褒對皇家之盛容臣等躬率有司伏尋故事參稽圖牒宜先象齒之珍敷道句驪敢上龍池之奏歡呼抃蹈倍萬常情

增序宋晏殊兩朝祥瑞贊序曰二聖膺運天人協贊符命沓臻三象騰輝五靈狎至露貽雲蔚泉湧河清紛綸乎華芝之茂衍乎嘉穀羽毛之族萬變呈姿卉木之倫千

名著異爰稽衆瑞列繢殊庭乃詔羣臣並為賛述

增詩唐王維大同殿生玉芝龍池上有慶雲賜宴即事詩曰欲笑周文歌宴鎬還欽漢武樂横汾豈如玉殿生三秀詎有銅池出五雲陌上尭尊傾北斗樓前舜樂動南熏共歡天意同人意萬歳千秋奉聖君

增策文唐賢良方正策問曰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識邪草能指佞仰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遊稽遂

初載欽神化每欲反斯氧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
仙蓂候月遊四靈於犨苑集五老於滎河致此休徵良
由政感佇聞啟沃以副虛襟對曰臣聞化浹乾樞景緯
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效其禎祥是以若霧非煙必
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宅之君陛下應期納籙
撫運登皇孝道格於蒼穹仁心光於紫極自臨萬域輯
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洊至五蹄仁獸樂君囿而來遊
六象威禽拂帝梧而萃止豈直銀黄玉紫雉白烏丹黿

鄗上之二桴𢪛江間之三脊固亦巡河授檢拜洛披圖降五老於星躔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躪三五以騰徽呑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沖撝之德抑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其成功微臣亦不知其所謂吳師道對

福禄一

增詩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

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詩魯頌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

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髪兒齒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

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何辱之有

福禄二

增長發其祥 有秩斯祜 一人有慶 萬壽無疆 俱詩經

昌熾 長生 上出詩魯頌詳福禄一 莊子黄帝問於廣成子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必清必靜毋勞汝形毋摇汝精乃可以長生故我修千二百歲矣

夢九齡 禮記文王世子曰武王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呼萬歲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漢書武帝封泰山聞山呼萬歲者三

申命用休 降年有永 殷高宗

摩銅狄　奉玉巵搜神記曰蒯子訓與一老翁共摩挲銅狄曰適見鑄此今已五百年矣史記曰漢高祖在未央宮中奉玉巵為太上皇壽　獻椒花　種桃實晉書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曰聖容映之永壽於萬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降出桃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三千年結子非下土所種之物　八千春秋　四百甲子莊子逍遙篇曰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禔福　錫羨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揚雄甘泉賦曰卹胥錫羨注曰錫與也羨饒也　神篚受萬年之算　洛書開五福之祥出翰苑新書　丹冥投烽　青徼釋警曹植求自試表註曰丹冥南方青徼東方也　喬雲結幄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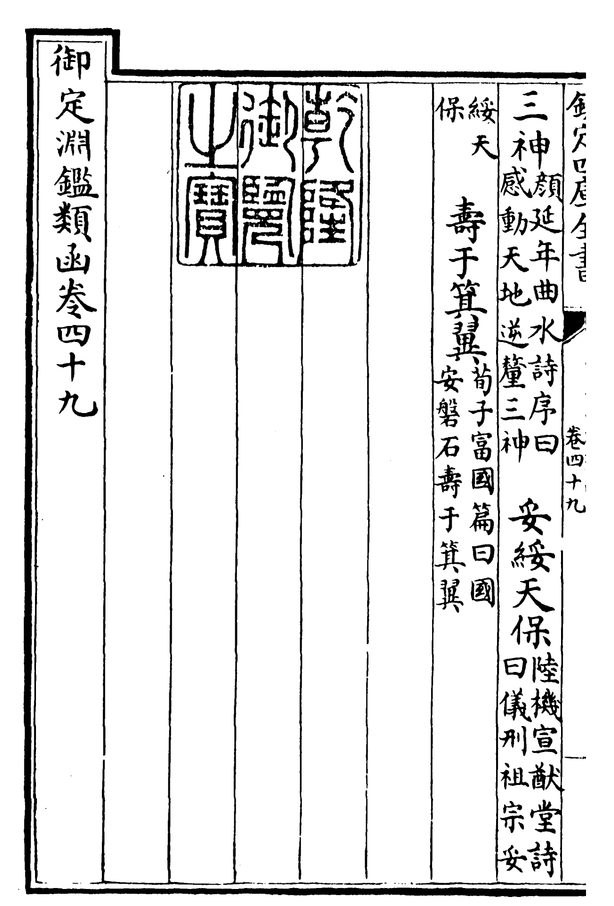
南極於紫霄　元日稱觴介東朝之黄髮　雲成五色重瞻瑞日之光　花覆千官共祝大椿之歲　已標仙籍之長生　式播皇風於不朽　一人有慶遥瞻北闕之尊　萬壽無疆願效南山之祝　思齊所以聖佇觀則百之男　天保莫不增更祝無疆之壽　則百斯男願嗣文母徽音之雅　既多受祉載賡魯侯燕喜之詩

幸與庶民同被皇極斂敷之福　更祈聖壽不殊華封請祝之辭以上俱出翰苑新書

福禄三

原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實受其福　永膺多福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干禄百福　子孫千億　愷悌君子干禄愷悌　百禄是遒　百禄是荷　受天百禄　天被爾禄　天應之德　祈天永命　承天之祜　受天之祜　天錫純嘏　永錫祚胤　萬壽無期　南山之壽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必

有世祀 萬世不絕 無疆之休 於萬斯年 天惟
純佑命則商實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卜世三十
卜年八百 增聿懷多福詩經 天壽平格書經 期頤禮記
百年曰期頤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壽考維祺俱詩經 祿
位名壽 尊富饗保俱中庸 五福洪範九五福 仁壽董子曰堯
舜行德則民仁壽 虎拜詩經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兕觥詩經曰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 古帝壽考韓愈佛骨表曰黄帝百十歲少昊百歲顓頊九十八歲帝嚳百歲帝堯百十八
歲舜禹湯皆百歲 安愈張衡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註愈寧也 逆釐
文武九十餘歲



三神顔延年曲水詩序曰感動天地逆釐三神

安綏天保陸機宣猷堂詩曰儀刑祖宗安綏天保

壽于箕翼荀子富國篇曰國安磐石壽于箕翼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張九鐔

謄録監生臣武先振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

帝王部十一　帝德　體仁　行義　行禮　帝孝

帝德一

增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　又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君子以自昭明德　又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書曰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又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又曰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又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詩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

綱　又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又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又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禮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　左傳子産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　左傳成鱄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原淮南子曰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翾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　增鼂錯傳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

親事處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動静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袄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湍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

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
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
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白
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
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
至淵泉則黄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
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增匡衡曰治性之
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强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

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温良者戒于無斷湛然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聖德純茂百姓畏愛上天歆享此永永不易之道也　宋司馬光曰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别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存

斷斷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

帝德二

原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神農氏有聖德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

歸炎帝 增史記曰顓頊靜淵以有謀䟽通而知事養財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又曰帝嚳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 原尚書堯典曰

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　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符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余立檽扉之内霏然而雲

生于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雖背墉郭無異乎迴巒之縈崐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增舜典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原禮記曰子曰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大禹謨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大戴禮曰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

之士存焉　增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　商書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又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

又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原帝王世紀曰湯

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况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為驕侈不為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

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為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雒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曰大哉文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又曰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而韈繫解乃自結之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相地得死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

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
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
骨　增帝王世紀曰武王克商旌商容之閭釋箕子之
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原又曰武王自孟津還
及于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　史記曰孔子言
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残去殺矣誠哉
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增又曰高
祖寛仁愛人意豁如也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性明達

好謀能聽既即位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　桓子新論曰太宗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體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于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攬綱紀故遂褒增隆為太宗也

又曰武帝才質英妙有崇文廣業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獲前聖代事迹攺正朔制度招選俊傑

奮揚威怒武藝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漢家最為盛圖故顯為世宗可謂卓爾絶世之主矣　原前漢張禹傳曰成帝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　增東觀漢記曰光武時馬援謂隗囂曰到朝廷凡數十未嘗有見明主如此也才能驚人其勇非人之敵開心見誠與人語好醜無所隱諱圖講天下事極盡下情兵事方略量敵較勝闊達多大節與髙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

無比嚚曰如卿言勝高祖耶曰不如也高祖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不飲酒嚚曰如卿言反復勝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前漢成哀以來天地縱橫巨猾竊命世祖以眇眇之祚起白水之濵扇之以仁風驅之以大威霜雪被而叢棘枯綱維振而逆鱗埽羣才畢奏人思與能數年之閒廓清四海雖為中興與夫開創者寧有異乎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故能享有神器據萬物之上

後漢書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内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刑少也故後之言治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又曰魏文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寛厚除慘獄之科著胎養之令承奉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貞文之以禮樂藩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晋書曰武帝宇量弘厚造

次必于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于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　原續晉陽秋曰簡文帝弱而慧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為布衣之遊　增冊府元龜曰後魏道武帝幼遭艱難備嘗險阻具知民之情偽及在位躬行仁厚協和民庶既定中原患前代刑網峻密乃約定科令大崇簡易是時天下民久苦兵亂畏法樂安帝鎮之以淵默罰必從輕兆庶欣戴焉　又曰魏

孝文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臣持法不縱然性寬
慈每垂矜捨聽覧政事莫不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嘗思
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嘗必躬親不以寒
暑為倦南北征巡有司奏請治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
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
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
直稻粱無所傷踐帝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
才輕重嘗寄以布素之意脩然遠邁不以世務嬰心

又曰唐髙祖倜儻不覊豁達大度至性剛直無所矯飾志略宏逺寛仁容衆凡所與遊集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及義兵起羣盜大俠争來歸附焉謁見必與同坐或延之臥内握手造膝恩如朋友賞賜金帛無所愛恡凡有委任推以赤心皆許便宜從事及即位見舊愛故人特執撝降有逺至者皆為之加禮初軍國多務奏請填委臨朝處分剖決如流每發其姦伏皆出人意表然唯舉大綱不存苛細

通鑑曰唐太宗㣲時劉文静見而異

之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髙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踐阼之始布德褱中申威遐外旬月之閒九區寧謐至於進賢任能厲精為政求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牓徵儒學興復制度禮樂畢備風教興行下無滯才上無粃政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外戶不閉囹圄常空制御王妃公主之家及大姓豪猾之伍歛手屏跡無敢侵犯亦古昔未之有也　唐鑑曰太宗貞觀二年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

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通鑑曰唐宣宗明察沉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于唐末人思之謂之小太宗 冊府元龜曰周世宗幼而英異以嚴重自處與賓客言必低聲柔氣商確古今及論攻戰之事則縱辨高談詞理鋒起即位後與侍臣論及賞罰之道帝曰但依王道行之朕固不因怒加罪

因喜賞人也　司馬光曰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石矢期于必克及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宋史臣曰太祖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来釋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以塞禍亂

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樂慎罰薄歛與民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于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經濟類編曰宋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憫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諍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内功業炳然　又曰宋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

之士國未嘗無孌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無愧焉　遼史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釐庶政閱名實録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得郎君哈斯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于其君卒以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親征晉國重貴面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略間見者

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善處勝書述秦誓之能悔過太宗無有之其卓矣乎　金史贊曰太祖英謨叡略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為用

經濟類編曰金世宗在諸帝中最為賢主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用黄金嘗謂近臣曰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飢餒猶在已也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

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職守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小堯舜

通鑑總論曰元太祖深沈大略用兵如神任都爾本庫魯克而出將入相得良佐用耶律楚材而文事武備有能臣長戟百萬鐵騎千羣奮烏桓猋集之師騁勁弩良弓之勢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赫炎炎已為

天命人心所係屬矣　通鑑總論贊元世祖曰天啟真人時當熙運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為長為賢始順輿情而登大寶天性仁孝明睿英武恵育蒼黎知人善任安圖為相巴延典兵許衡佐朝政東忠為太保王磐竇默掌詞垣弘範天澤掌樞密謨謀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載擴丕圖屢樹鴻勲遠夷悉服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

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明張時泰曰太祖崇信義于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于天下未一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為智以天下之力為力由是未至而民有後予之歎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無前以成破竹之勢者惟德是與夫豈智與力哉　名山藏曰明高皇帝承元末弛縱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達之資纘序大服海內竦然振厲者五十餘年

昭皇帝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繼之乃涵濡以醇懿
陶植以德義聞四方有水旱蝗蟲之災憂形于色遣人
賑救如恐不及隆寒盛暑蘇洗寃獄奏上刑名嶽神省
察並從輕典優禮老成勲舊具有終始寤寐思賢内自
廷臣外及方岳郡守洛簡詳擇不以輕畀褒奬循良使
久于官是以在任之人奇材異能皆極一時之選至有
文學胥史褎然擢抜致位名卿十年之内吏稱民安比
于文景下及民間木埴器用莫不精堅殊倫亦可以見

一時無呰窳偷惰之風矣至於郊廟之禮必躬必親奉事太后祇敬夙夜未嘗一日去書下筆鑫涌皆傳修齊治平之道秋冬廵邊閲武親櫜鞬騎射威震殊俗休哉文武恭儉之主也　明孝宗曰吾不自治誰能治吾史臣曰上簡言慎動懿誠充粹闇然而日章燕處必衣冠雖置筆硯有常處

帝德三

原孝理　化成　欣戴　悅隨聖人順動而人悅隨　樂推　悅

服　垂拱　恭己　大同　富有同和平也富有天下　膺命

立德立大中之德　帝道　王猷　法天地　作父母　盖

如天　民猶體盖之如天民猶支體　承天休　建皇極　四時

成　萬物覩　冠道德　履純仁　通風雨　歷日月

允文允武　克長克君　牢籠天地　彈壓山川

九功惟序　百度惟貞俱書經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　式

于九圍　澤及四海　納隍之慮　解網之仁湯　德

配天地　明並日月　正位凝命　勝殘去殺　表正

萬邦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下為公　海外有截

萬邦作孚　百姓為心　不嚴而理　無為而治

創道德之囿　弘仁惠之虞　與日月齊光　若晝夜

有恒　覆載所及致之于升平　照臨所加納之于仁

壽　增耿光　大烈書經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亶聰明

錫勇智書經曰亶聰明作元后又曰天乃錫王勇智　不競不絿　如圭

如璧俱詩經　昭景飲醴　爍電舒虹上出江海上建平王書注曰昭景星之明飲醴泉之味也下出顏延年應詔詩言德化之美如虹蜺舒光

咳唾為恩　盼

映成飾 俱顔延年曲水詩序 昭天漏泉 繁枯潤涸 漢書吾丘壽王曰德

澤上昭天下漏泉吴均檄文曰皇恩所被繁枯潤涸 威武紛紜 湛恩汪濊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遺文反質 蹈德詠仁 上出陸機大將軍燕會詩下

出東都賦 聲與風翔 澤從雲游 東京賦 陶化染學 富

仁寵義 魏都賦 協風旁駭 天晷仰澄 陸機宴宣猷堂詩 茂

德淵沖 天姿玉裕 陸機宴宣猷堂詩 陵風協紀 絶輝照

淵 陸機大將軍燕會詩 三台摛明 五岳增峻 文選盧子諒詩 丹冥

投烽 青徼釋警 張協七命 炎之如旦 威之如神 函

之如海　養之如春班固答賓戲　斧藻至德　琢磨令範王融曲水詩序　民望如草　我澤如春曹植七命　三光宣精

五行順布東都賦　施暢春風　澤如時雨曹植責躬詩　仁

風衍而外流　誼方激而遐騖東京賦　目中夏而布德

瞰四裔而抗稜東都賦　案六經而校德　渺古昔而

論功東都賦　醇洪鬯之德　豐茂世之規甘泉賦　仁聲

惠于北狄　武誼動于南鄰甘泉賦　鮮羲皇之繩　錯

陶唐之象張協七命註曰象言象刑也　三靈輔德　百姓與能唐太

宗即位冊文 靜默沿道 和平返淳 智周翔泳 功濟陶鈞唐睿宗哀冊 春熙海涵 義包仁洽 翔舞太和涵濡茂澤 生繁華于枯荑 育豐肌于朽骨文選勸進表

帝德四

原德象天地 積善之厚 天子至貴與天地通氣敷大德為天下 德侔往初 德通幽冥 道得衆則得國 運天地 德繼世 四王樹德 三王先德先道德 惟行道德 和順道德 道德為師友 仁

義以為明　脩道全美　道德盈塞　至道以王　道

猶衡樽　皇道煥炳　君積于道　布德和令　振民

育德　黎民敏德　樹德務滋　明聖鑒德　用明顯

德　表功明德　咸有一德　恒以一德　惟天佑于

一德　惟民歸于一德　其德不回　履德之基　經

德秉哲　以德為車　觀武如德　苞元履德　位在

德元　聲德達遠　貊其德音　其德克明　周世修

德莫若太王　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日新之謂盛德

盛德光亨　盛德可詠　任德緩刑　明德慎罰
矢其文德　文以應民　好文不武　通達文理　承
天意　言天文　聲重天地　經天緯地　與天轉運
先天而順　則天象地　天下同利　光宅天下
承天紀民　天子經略　天然之姿　天地之姿　天
子特生　行猶河海　材質高妙　飛英聲　馳英聲
令聞不已　絶世之主　亞聖之才　寵綏四方
君子之光　敬之若神明　神明之主　聰明齊聖

聰明睿智　穆穆在上　煌煌盛美　顯顯令德　定

禮樂明舊章　左準繩右規矩　身為度聲為律　四

本咸具四海咸利　動静不失其時　繼韶夏　崇號

謚　五帝之隆　三代令王　得萬國之心　光于四

方　崇冠百代　尊賢容衆　倫物致用　一人元良

一哉王心　高朗令終　民樂其治　温慈惠和

聰明仁勇　醇美皓然　優游博行　見善則遷　號

令温雅　四三王而六五帝　順天地之紀　堯文煥

炳 最為高明 禹好善言惡旨酒 乃聖乃神乃文乃武 不剛不柔 如金如錫 如珪如璋 令聞令望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覆物崇天載物弘地 象天統物象地載物 如天之無不幬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 履四時以象天 依鬼神以制義 含義孕農光軒熈竟 篚厥玄黄紹我周王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 秩秩斯干 幽幽南山 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 文王飲千鍾永保鴻名 生荷其榮沒垂其聲

垂德後裔 抱弓而號 削木為像 象符 朝其衣冠 有善讓天 惟德動天聲教無為 禮樂明備 天下自正 天下和平 文治 文明 休明 聰明

增由庚詩經篇名言萬物得其道也 靈修出文選注曰靈神也修長也言有神明久長之德也 淳懿文選樂府吳趨行文德熙淳懿 宅心醰粹魏都賦註曰醰美也 天臨海鏡顏延年詩言人君以明德照人如天鏡之照海也 含淳詠德四子講德論曰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遵遊自然聖主得賢臣頌曰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 英聲茂實司馬相如封禪文曰飛英聲騰茂實 洪輝景炎班固典引曰揚洪輝奮景

炎　德洋恩溥相如難蜀父老　欽明尚古出班固典引注曰欽明之德庶幾于古道也　體元立制　茂育羣生　重熙累洽　鴻藻景鑠　沐浴膏澤以上俱東都賦　仁洽道豐　聲教布濩俱東京賦　藏用元默　菲言厚行俱魏都賦　昭德塞違左傳　灑沈澹灾相如難蜀父老　聖風雲靡揚長楊賦　炳海表岱顏延年郊祀歌　嚮風而聽隨流而化上林賦　德耀寰表長孫無忌河清表　道德為麗仁義為準山堂肆考曰漢文帝道德為麗仁義為準

體仁一

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又曰體仁足以長人　增書
經曰民罔常懐懐于有仁　六韜曰文王曰愛民奈何
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
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
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罰當其罪則生之薄賦斂則與
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故善為國
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飢寒則為之
憂見其勞苦則為之悲賞罰如加于身賦斂如取于己

此愛民之道也　新書曰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鬻子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關閱不私相殺也則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于道而吏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則民免于三

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則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于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文子曰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　韓嬰曰昔者聖王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

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也　呂覽曰水源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仁則萬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而務其所歸　説苑曰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之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

危背之則亡　陸贄曰懷生惡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　又曰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身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

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用此術也　又曰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游葢悦近者來遠之資懐小者致大之術也

體仁二

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静虚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

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麟翔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禮記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冊府元龜曰漢宣帝元康三年詔三輔毋得以春摘巢探卵弾射飛鳥具為令　又曰光武時大司馬平公孫述放兵大掠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兒啜羮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

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拔中山

後漢書章帝元和三年勑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冊府元龜曰後魏文成和平四年八月畋于河西詔曰朕順時田獵而從官殺獲過度既殫禽獸乖不合圍之義其勑從官及典圍將校自今以後不聽濫殺其畋獵皮肉别自頒賚

又曰後魏獻文皇興二年詔曰頃張永迷擾敢拒王威暴骨原隰殘廢不少死生冤慟朕甚愍焉天下民一也可勅郡縣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收瘞之　又曰唐太宗貞觀四年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初帝以暇日徧覽羣書因讀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係咸附背脊鍼灸失所皆有損害乃廢書而歎曰今律決笞者皆云髀背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撻人之背理則宜然夫箠五刑之最輕者也死又人之至重者也豈容犯

最輕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悲夫即日遽頒此制　通鑑曰貞觀五年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年謂侍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戎馬陷軍破陣濟朕于難者刋石為鐫真形置之左右以伸帷盖之義

又曰貞觀十八年幸九成宮行次顯仁宮太宗手詔皇太子曰吾昨見麞鹿懐孕者多縱有空身其子甚小母亡而子存者未之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無仁心之人

得放終無救理昆蟲無知湏推已以及也　又曰唐太
宗初攻遼東城其中抗拒王師應没為奴婢一萬四千
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
分散情甚哀之因命有司平凖其直以布及錢贖為編
户其衆歡呌之聲三日不息初帝之渡遼也莫離支遣
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勣盡虜之其人並隨軍請
自效帝謂之曰非不欲用爾之力爾家在加尸爾為吾
戰彼將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求一人之力用吾不忍

也悉令廩食放還國曰高麗小人不知所以報天子德也　又曰唐明皇開元十二年隴西節度使王君㚟破吐蕃獻捷帝謂俘囚曰凡是俘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殺覆育萬方汝等雖是外蕃物類亦同中國今舍汝性命以申舍養　又曰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經濟類編曰宋太祖注意刑辟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于投竄何近

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　通鑑曰宋太祖命曹彬將兵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若困鬬則李氏一門不可加害　又曰宋仁宗嘗中夜飢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　又曰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

通天犀也内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經濟類編曰金主雍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　元史曰姚樞從世祖征大理夜宴時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也

經濟類編曰元仁宗遇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

名山藏曰明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征張士誠戒曰毋虜

掠母妄殺母發丘壠母毀廬舍張氏母葬城外母傷之

明太祖諭曰中原爭鬬白骨在野中書省其遣人循

歷水陸收瘞之

體仁三

增扇暍　鮮網　扇暍武王事　鮮網

湯事俱詳帝德二

飲暍　止網　冊府

元龜曰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如襄城宮登子邏坂見暍

者僵于路命左右取藥飲之乃蘓　又曰唐太宗貞觀

十七年帝觀魚於西宮見魚躍問

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于是止網　廣仁陂　福源池

冊府元龜曰唐天寶六載詔曰聞滎陽僕射陂陳留蓬

池等採捕甚多傷害極廣自今以後特宜禁斷其僕射

陂改為廣仁陂蓬池改為福源池

庶弘大道之仁以廣中孚之化

加志 **恤功** 史曰唐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也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我陷之也　周書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

泣罪人 **葬枯骨** 詳帝德一

除苛法 **去肉刑** 史記曰漢高帝入關除秦苛法　漢書曰文帝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議賑貸 **問疾苦** 漢文帝詔議賑貸　漢昭帝遣史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仁及枯骨 **澤漏重泉** 後晉高祖天福三年詔

全活流民 **稟給嬰兒** 漢書曰成帝鴻嘉四年水旱為災關東流徙者衆詔使者循行郡國流民欲入關者務有以全活之　後漢書章帝元和二年詔嬰兒無親屬者及無子不能養者稟給

之

葬戰士　縱死囚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遣使于高麗収隋戰士骸骨詔祭而葬之　通鑑曰唐太宗親録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約至期來京師明年九月果如期自詣朝堂無匿者皆赦之

欲人富貴　問政寬猛　通鑑曰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傜役薄賦斂令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貴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唐德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曰唐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帝曰誠如公言

有親喪者勿繇　無家屬者給穀　漢書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使得送終以盡子道　東漢光武建武六年詔曰水旱蝗蟲為災人用困乏無以自贍惻然憫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禁笞背

刑　定折杖法俱詳體仁二　出米貸飢　碎犀療疾上周世宗事下宗仁宗事俱詳體仁二　置園恤孤獨　給田養流民梁書曰武帝普通二年置孤獨園以養窮民　宋史曰仁宗天聖七年契丹飢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唐鄧州閑田以養之仍令所過給食　置廣惠倉以給貧　出三司錢以助糴通鑑曰宋仁宗嘉祐二年詔諸州置廣惠倉先是役入戸絕田由官自鬻之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宋仁宗嘉祐七年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内藏庫三司共出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

原其仁如天　仁育萬物　仁以接物　仁風遐揚

仁風潛扇　仁義為巢　仁義為郭　仁義為準漢文

仁義為繩　醉於仁義　陰行仁義　履行仁義　克

寛克仁　寛仁温恵　仁而愛人　本仁祖義　仁如

騶虞　蹈顔子之仁　仁智明達　仁及草木　仁歌

行葦　視民如子　視民如傷　無愛百姓　弗侮鰥

寡　敬老慈少　慈幼養老　嘉孺子　哀婦人詳帝治

隂暍人于樾下　泣罪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無

肆掠止獄訟　挺重囚益其食　省囹圄　出輕繫去網去鉤　焚熇　春田不澤圍　田獵唯時不殺童羊童小也　無煞孩蟲胎夭飛鳥　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長汲冡周書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毛詩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增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易經　其仁可親史記　大禹紀　收葬客死漢安帝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及棺槨朽敗者　掩骼埋胔冊府元龜曰漢質帝本初元年詔曰方春戒節賑濟乏戹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稟

窮弱収瘞枯骸

出宮人 冊府元龜曰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執作技巧自輸悉出以配鰥民

禁屠殺含孕 冊府元龜曰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

放華林野獸于山澤 後魏孝明熙平元年

剗削京觀 冊府元龜曰唐太宗貞觀五年詔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悉剗削加土為墳勿令暴露仍以酒脯致祭焉

禁作簺捕魚營圈取獸 唐高宗咸亨四年

放麋 冊府元龜曰唐中宗景龍二年幸漢故未央宮舊基賜從臣宴有麋鹿經御前羽林獲之以獻帝放之

助天孳育 唐開元十二年詔

春禁弋獵採捕 唐天寶元年

永言亭育仁慈為本 唐天寶五載詔

放宮女于掖庭西門 唐太宗事

放宮女于九仙門 冊府元龜曰唐順宗貞元

二十一年出後宮三百及教坊伎女六百人聽其親族迎于九仙門百姓聚觀讙呼大叫 保滋懷生仁遂物性唐文宗太和四年詔 縱鶻冊府元龜曰後唐明宗時回鶻進白鶻一聯帝令對使觧縧縱之 含幽育明周太祖廣順元年詔 痒疴疾痛孰非同體宋貞希元曰人君為天下民物之主痒疴疾痛孰非同體 天資仁恕刑法志唐太宗 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宋哲宗 民胞物與西銘

體仁五

增詔後魏出帝詔曰頃因年饑百姓流徙或身倚溝渠或命懸道路皆見棄草土取厭烏鳶言念及此有驚夜

寢掩骼之禮誠所庶幾行殣之義冀亦可免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于慈悲道教沖虛至德去其殘殺四時之禁無伐麛卵三驅之化不取前禽蓋欲敦崇仁惠蕃衍庶物立政經邦咸率茲道朕祗膺靈命撫遂羣生言念亭育無忘鑒寐殷帝去網庶踵前修齊王捨牛實符本志 三年詔曰有隋失馭喪亂弘多民物凋殘俗化踰侈躭嗜之族競逐旨甘屠宰之家恣行刳殺芻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資胎夭之羣莫遂蕃

滋之性傷財墮業職此之由歉欿穿窬因茲未息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非惟務在仁愛盖亦示之儉約方域未寧尤須節制凋獘之後宜先蕃育豈得恣彼貪暴殘殄庶類之生遂循目前不為經久之慮　又詔曰自隋室不綱政刑荒廢戍役煩重師旅荐興元元無辜墮于塗炭轉死溝壑暴骨中原宗黨淪亡邑居散逸墳壠靡託營魂無歸朕受命君臨為民父母率土之内情均亭毒

一物失所寢興軫慮念兹道殣義先弔恤雖復久已頒下普遺葬埋猶恐吏不存心收葬未盡宜令州縣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必令周悉使郵亭之次無復遊魂窀穸之下各安所厝姬文惠化恩及枯骸庶踵于前此為非類　唐高宗顯慶元年詔曰為國之道必崇簡惠正家之義允歸儉約故知興替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宮刑于四海既而西都之后累葉驕奢東漢之君相繼淫佚魏庭晉室採擇無厭水運倉積選納逾廣節文既

廢怨曠滋深糜費極多流弊忘反朕以寡薄嗣奉瑶圖臨馭八紘亭育萬類向隅之念每切于憂兢納隍之心實勞于夙夜率由成訓仰遵先旨即位之初備加寛貸年老宫人已令放出椒掖之内人數猶多久離親族之歡長供掃除之役永年幽閉良深矜憫宜申兹大造更量放出宫人

唐開元二十一年詔曰獻歲之吉迎氣方始敎順天時無違月令所由長吏可舉舊章諸有藏伏孕育之物蠢動生植之類愼無殺伐致令夭傷　後

唐明宗天成三年詔曰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而不僭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將刑爲之不舉唯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見聖哲之用心合天地而行事今朕以切于禁暴樂在勸能其或秋後有功不可待氷泮而行賞春時有罪不可俟霜降而加刑漸向太平方行古道況賞不僭典則立功者轉多刑不濫施則犯法者漸少　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淮南雖是殊邦未通中國近聞歉食深所軫懷天灾流行分野代

有茍或閉糴是豈愛人彼之生靈與此何異宜申惻隱用濟餱糧

增賦唐白行簡文王葬枯骨賦曰骨雖無知葬以表德展厚禮于九原示深仁于萬國恵加于鬼則遊岱之魂有依義感于人故歸周之心不忒原夫靈臺肇建璧池是穿宛彼枯骨委兹窮泉既靡覩其銘誌曽莫知夫歳年西伯乃色變盡爾涕流泫然爰命從者將收瘞焉俾夫惻隠之心因形骸而下至于地升聞之德隨精魄而

上動于天徒觀其年代超忽英靈淪沒土變豐肌苔封朽骨于是恵霑生死澤及榮枯遺奠有加于蘋藻備物無闕于芻塗幽壤始開見佳城于白日靈丘是啟旋卜宅于青烏且夫聖人哀死君子表微用之于國而上下忻戴書之于史而載籍光輝諸侯感而思服百姓從而知歸以之理人而人自化以之奉天而天不違故能掩骼教行送終義立澤靡不浸仁無不及恩加師旅而同德數千慶延子孫而卜代三十且封比干之墓惟德是

欽護信陵之冢其仁未深曷若罔辨名氏莫知古今招亡散之魂復于棺槨収無主之骨斂以衣衾盖所以感鬼神而動天地豈止夫三分天下而二者歸心　王起下車泣罪人賦曰人惟有罪罪實在乎將恤刑于荷校遂責己而駐車顧法令之未平滋彰甚矣儼冕旒而興念涕泣漣如始也備羽衛而行因廵狩而出遇玆拘縶將伏斧鑕王乃止翠華駐清蹕恐法吏之苛暴嗟行網之峻密稽鳳輦而惻隐再三慼褫帶而幽囚非一于是

降玉輅下朱輪議獄緩死拖瀫垂紳出轅箱而欷歔交睫顧桎梏而氿瀾潸巾雖囹圄之中自罹有國之典恐羅網之內時陷無辜之人於戲法議難逃過亦有在致狴牢未空之事乃教化不明之罪初猶掩抑見天顔之慘悽漸覺滂沱濕衮衣之文彩承顔熠熠潸眼浪浪情將同于肆眚義有軼于納隍是以顧盻悲泣徘徊感傷希聖旨於方輿之間必先一物推睿情于圜扉之下以及四方故得法制備修獄訟無怨由衷而感于黎庶自

已而冣于億萬涕洟猶在宥物之義已彰縲紲未收率土之人知勸行道而道斯遠矣愛人而人亦懷之何天網之自入使皇情以興悲葢假其人為邦家之本因其事為慈惠之資不然何一降車而開二十世之業一灑淚而成四百年之基然後刑法永清威懷遠播是知夏后之得天下也能恤人而引過

行義

原君能制命為義 利物足以和義易 以義制事書

仁義爲巢 修德立義 可謂義主 增禁民爲非曰義 義以爲質 義聲 寵義魏都賦曰富仁寵義 義邑

義方激而遐騖東京賦 不私故人通鑑唐太宗時濮州刺史龎相壽有罪免上以其秦府舊人欲復其官因魏徵諫上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

王環以不降而受賞 仁贍以抗節而蒙褒 張美以供奉而見疎 馮道以敗國而被棄俱周世宗事出通鑑總論

行禮

原嘉會合禮易 務行禮 親有禮 老少有禮 率

禮無違　克岐克嶷詩　增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詩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詩　禮儀卒度詩　率履不越詩

動如節度漢光武　以身率禮漢明帝　屈節下士唐太宗

見輒下拜通鑑唐太宗以王珪為魏王師令魏王見珪輒先拜　臨軒送之通鑑唐明皇開元中姚崇宋璟相繼為相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對羣臣如賓客唐宣宗　遽索冠帶通鑑宋太祖嘗名竇儀草制至苑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名入由是對羣臣未嘗不束帶　旁求賢士尊以賓禮明太祖

對羣臣必正衣冠明太祖

帝孝一

增禮記坊記曰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　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孝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

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又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又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邢昺正義曰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言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榮其祖考也

原白虎通曰王者孝道至即萐蒲出庖厨不摇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

帝孝二

增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姦　又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　中庸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原帝王世紀曰舜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咸欲殺舜舜能和諧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年二十以孝聞　增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

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冊府元龜曰漢高祖居長安太上皇思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民以充實之　史記袁盎傳曰漢文

帝居代時薄太后嘗病三年帝不交睫解衣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冊府元龜曰漢明帝永平七年皇太后陰氏喪帝性孝愛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寐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　又曰漢章帝母賈貴人生帝而明德馬太后無子明帝令太后養之后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章帝亦

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芥之間建初三年帝饗士于南宫因從太后周行掖庭池閣仍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一襲及帝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　又曰晉武帝太始四年帝母文明王皇后喪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為哀册初居文帝喪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釋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必終禮而後復吉　又

曰晉明帝性至孝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陵所

又曰後魏太武帝明元帝長子也帝生不逮母密太后及有識言則悲慟哀感旁人明元聞而喜及明元不豫衣不觧帶　又曰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四歲獻文曾患癰帝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獻文問之曰代親之感内切于心　梁書曰武帝性淳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及丁文帝憂時為齊王諮議隨府在荆鎮以病聞便投劾星馳不

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每哭輒嘔血數升服内惟日食麥二溢拜掃山陵涕泗所灑松草變色　冊府元龜曰隋高祖初仕後周為大將軍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代稱純孝　又曰唐高祖武德八年羣臣食于御前果有蒲桃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帝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欲歸以遺母帝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久之帝性至孝初葬貞元太后時遇祁寒跣行二十餘里足

皆流血毀頓之極哀感行路有得時珍及諸方異膳必先薦享而已方食　又曰唐太宗貞觀二年帝以軍國無事每日視膳于西宮先是帝在髫齔太穆皇后于諸子之中獨所鍾愛自穆后寢疾朝夕侍側不觧衣冠所進湯藥必先嘗之及丁穆后憂毀瘠三年杖而能起即位後幸隴州經慶善宫歔欷謂侍臣曰此朕生處朕之胞見在宫内愍顔緬邈無可復追生育之恩不知何以上報因舉聲號慟悲不自勝　又曰貞觀四年高祖不

豫帝糜朝視樂膳于大安宫尋有瘳百寮稱慶八年三月高祖讌于兩儀殿帝與文德皇后進御膳並上服御衣物皆珍寶竒異又上珍寶巾皇后執櫛理鬢手自冠焉因言至尊年高髮白都盡帝與皇后皆流涕烝烝就養一同家人禮高祖亦喜形于色　又曰貞觀十七年唐高祖實録成帝命褚遂良讀之于前始讀至帝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于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息即令収卷二十年帝謂長孫無忌等

曰今日吾之生日俗云生日可嘉樂于吾之情翻成感
思君臨天下富有四海即追求侍養永不可得仲由懐
負米之恨則吾情也因泣下數行羣臣皆掩涙　又曰
唐高宗為皇太子時太宗親征遼左命太子監國將發
太子悲啼數日因奏請飛驛遞表起居又請遞敇垂報
並許之飛表奏事自兹始也每聞太宗親臨賊城不踰
百步中宵不寐達旦銜涕因上表曰顧收雷霆之威駐
矢石之外惴惴愚誠敢以死請及師旋太子從至并州

時太宗患癰太子親吮之扶輦步從者數日既至京師太宗氣疾發動乃于北闕餌藥令太子總攝機務每日聽政于東宮罷朝復謁寢門視膳不離左右　又曰貞觀二十三年高宗為太子從幸翠微宫太宗苦痢增劇太子侍疾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太宗泣曰吾聞古之孝者惟文王汝之孝敬過文王矣　又曰唐文宗孝義天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寶歴太后居義安宮皇太后居大内時號三宮開成中正月望夜帝于咸泰殿陳銀

燭奏仙韶樂三宫太后俱集奉觴獻壽如家人禮凡膳
饈珍果貢奉三宫而後進御帝嘗以宗廟祭器朽故不
修令郡縣有為漆器處精造以進既而江南諸道以新
祭器奏到有司遽將呈貢上斂容令陳于别殿具衣冠
而閲之有頃歔欷而退　宋史曰神宗天性孝友初即
位尊曹皇后為太皇太后宫曰慶壽帝致極誠孝所以
承迎娱悦無所不盡從行登覧每先后策㩊后亦慈愛
天至或退朝少晚必自至屏扆間親持膳飲食帝元豐

二年冬疾甚帝視疾寢門衣不鮮帶旬日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　宋孝宗本紀曰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　遼史曰太祖征烏爾古聞皇太后不豫一日馳六百里還侍太后疾間復還軍中　元史曰仁宗不豫英宗憂形于色夜則焚香以泣曰至尊以仁慈御天下庶績順成四海清晏今天降大厲不如

罰殛我身使至尊永為民主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于地日歠一粥　名山藏曰明宣宗宣德五年清明節奉皇太后上陵上櫜鞬導從步掖過河

帝孝三

增底豫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又曰惟順于父母可以鮮憂　鮮憂　萬國歡　孝經曰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終身慕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　進樂先嘗　嘗樂漢文帝事詳帝孝二　選馬親試　唐書曰明皇自蜀還御望賢宮南樓肅宗望樓辟易下馬趨進再拜稱賀扶明皇升殿選飛龍御馬必先親試然後進御　必欲終禮

不忍為樂上晉武帝事下唐太宗事俱詳帝孝二送殯跣足　侍疾髮變上唐高祖事下唐高宗事俱詳帝孝二　納履入闕　披輦至宮冊府元龜曰唐貞觀十三年帝謁獻陵至小次降輿納履入闕門再拜慟哭禮畢步出司馬北門泥行二百步山堂肆考曰宋高宗傳位于太子眘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披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披以還　元日朝會慶殿　孟月謁景靈宮山堂肆考曰宋仁宗欲于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天聖五年春正月朔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宋神宗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先朝御容皆迎入元豐五年詔歲以四孟月朝獻于景靈宮　周文侍膳之典　漢高獻壽

之儀唐李輔國表　置酒未央宫　上壽會慶殿通鑑唐太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宫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皆承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殿上皆呼萬歳　通鑑宋仁宗天聖五年正月朔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壽于會慶殿

帝孝四

原克諧以孝書　永言孝思詩　永錫爾類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恭奉遺業　夙夜敬止詩曰惟予小子夙夜敬止　昧爽定省　至孝惻隱　仁孝能德　舜大孝　禹致孝　孝友

聞于四方　仁孝聞于天下　不足解憂孟子曰富有天下不足解

憂　不忍言政　履大舜之孝　建武王之政　兼先

聖之孝　如家人之禮　五日一朝　三年不言　不

暇食粥　悲不能寐真覺悲不能寐　仰見榱桷　俯視几筵

視鏡奩而流涕漢明帝詳帝孝二　為木主不自專武王　完

廩　營洛邑如武王意　烏集庭　蒲扇詳前　烏瑞臻　甘

露降　至德要道孝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天

經地義孝經詳帝孝　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孝經云德教加于百姓刑

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君子謂在上也　至孝近乎王禮曰至孝近乎王王至弟近乎霸　因親以教愛孝經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　由本以生教孝經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　民德歸厚　置塞天地　施無朝夕曾子曰夫孝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之期也　大孝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博愛孝經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莫遺孝經詳帝孝一　不儉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增陟降庭止詩周頌曰念茲皇考陟降庭止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也　紹庭上下詩周頌言成王思繼武王之事

也

止孝大學曰為人子止於孝　達孝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于田

號泣舜詳帝孝二　天明地察孝經曰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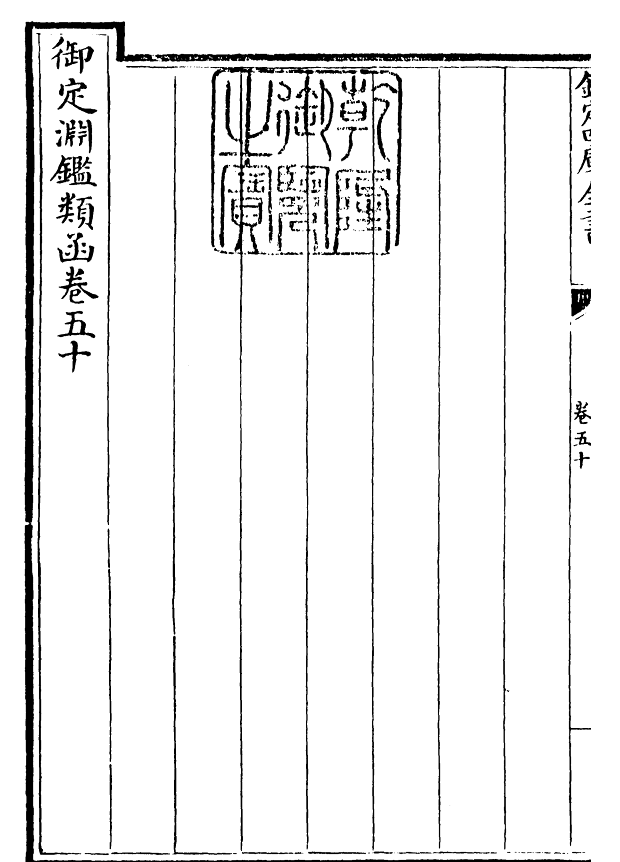
孺慕　問安侍膳　孝性天至漢章帝　問安順色　資

孝弘風蘇頲睿宗哀冊　純孝至敬王縉明皇哀冊　蒼雲出丘陵之

上貞觀會要曰唐太宗入高祖陵悲號哭咽有蒼雲吐于丘陵之上俄而流布天地晦冥禮畢風靜雷止天

色開霽咸以為孝感所致　孝義天然唐史文宗　終身不違顏色元史曰仁

宗事太后終身不違顏色　焚香夜泣元英宗詳見帝孝二


御定淵鑑類函卷五十